

快读小说 武侠控

草根精神新概念——逍遥江湖，快乐武侠
江湖很险恶吗？我怎么不知道……

苏旷传奇

苏旷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苏 旷 传奇

谢
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旷传奇 / 飘灯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7.11

ISBN 978-7-5399-2692-6

I. 苏… II. 飘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1088 号

苏旷传奇

著 者: 飘 灯

责任编辑: 于奎潮 黄 欢

文字编辑: 席姗姗

封面设计: Z2 工作室' 张子建

内文插图: 阿 枣

责任监制: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17.25

印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,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2692-6

定 价: 2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苏旷传奇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卷·沽义天下

壹 沽义山庄 / 3

贰 东篱把酒黄昏后 / 12

叁 相逢犹恐是梦中 / 23

肆 金壳线虫 / 32

伍 绝地求生 / 42

陆 绝地求生 / 49

尾声 / 60

苏旷传奇

CONTENTS

第①卷·平生肝胆

壹 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／65

贰 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／67

叁 须行故道，谁人定风波？／79

肆 东篱把酒，探著南枝开遍未？／89

伍 观音有泪，普度众生／99

陆 贪嗔痴魔，众生皆苦／111

柒 恩怨情仇，一笔勾销／122

尾声／128

苏旷传奇

目录 CONTENTS

第三卷·海上鏢船

壹 两个混混 / 133

貳 云小鲨 / 144

叁 扑朔迷离 / 151

肆 丹心照汗青 / 161

伍 追奔 / 169

陆 直挂云帆济沧海 / 177

柒 剑不虚施细碎仇 / 187

捌 看碧波高涨 / 197

玖 春秋笔法 / 207

拾 苦海无涯 / 217

拾壹 雷泽归妹 / 228

拾貳 恩仇抛云中 / 239

拾叁 君子以永终知敝 / 252

尾声 / 261

后记 / 263

第一卷

PART 1

沽义天下

SUKUANG
CHUANQI





沽义山庄

相貌猥琐不得入。

衣衫不整不得入。

为官者不得入。

纳妾者不得入。

十五以下五十以上不得入。

未时以前申时之后不得入。

本姑娘心情不佳不得入。

擅入者，杀无赦。

一条空空旷旷的长街，只有午后的阳光照着尽头处的院落，森严气势，不可方物。

大门虚掩，一股龙涎香夹着桂花糕的香气从门缝里隐隐透出，门外一众江湖豪客自清晨等到晌午，早就饥肠辘辘，被这香气一勾，忍不住聒噪起来。

“这是哪门子臭规矩！沈南枝的架子就这么大？”一个十余岁少年愤愤叫道，“十四岁怎的就不能进去？”

人群中一名中年文士开口：“这位小兄弟你有所不知，沈姑娘立下七不入的规矩，说是十五以下尚不成人，五十以上不为夭折，不可入。”

少年气道：“那，那剩下六不入又是什么规矩？”

文士笑道：“沈姑娘风华绝代，相貌猥琐衣衫不整自然有损芳目，不得入；为官仕宦与江湖无关，不得入；纳妾……这个，沈姑娘说不得入就不得入，没什么道理可言。”

少年急接：“那未时之前申时之后呢？”

文士手中折扇在掌上轻轻一敲：“未时之前沈姑娘尚未起身梳洗用膳，自然不便打扰；申时之后沈姑娘要品茶，也不便待客，不得入。”

少年厉声笑：“好，好，就算前六条都有道理，第七条又算什么？难不成我们这帮人等了半天，那丫头说一声心情不好，想不见，就不见？”

大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将一只圆头溜溜的嫩黄绣鞋踩在门槛儿上，叉着腰笑嘻嘻说道：“然也，孺子可教。”

那中年文士忙上前一步，拱手一揖：“想必这位就是沽义堂似雪姑娘了，不知沈姑娘今天心情可好么？”

小女孩脸也圆圆，一笑便是两个酒窝：“好，怎么不好？昨儿一夕风雨，院子里海棠花倒还没落，我家姑娘欢喜着呢。这位想必就是停云剑客方舞榭了吧？方先生候了半个月，想必也该急了。”

小女孩一句话出口，方舞榭身后许多江湖客便喊叫起来——“我也等了数月，怎么不问我？”“俺都快急死了，人命关天。”有几个自恃身份不急不躁的，也在人群之中皱了皱眉头。

方舞榭却是大喜：“这么说姑娘愿意见我了？”

小女孩嘴一撇，用手向门口石碑一指：“你瞧不见么？”

方舞榭脸上顿时搁不住了：“七不入的规矩，方某明白得很，只是不知犯了其中哪一条呢？”

小姑娘嗤之以鼻：“当头第一条就犯了，你还敢问？”

方舞榭强自按捺怒气：“这就怪了，方某自问虽不是什么潘安再世，相貌倒也堂堂，沈姑娘就算瞧不上，也不必拿这条做挡箭牌吧？”

小姑娘嘻嘻笑道：“方先生，非也非也，我家姑娘说的是，相貌猥琐者不得入内，可不是相貌丑陋者不得入内——”

一言既出，众人哈哈大笑，方舞榭面上再也搁不住，一跺脚，转身就要离去。

“慢着！身份被喊破还想走？”小姑娘的脸色沉了下来，“老规矩办事，有谁杀了姓方的，进来见我家姑娘。”

停云剑客方舞榭，在江南武林之中实在非同小可，昔年一人独剑力挑黄山、点苍两大剑派，一夜之间名闻天下——他何曾受过这等窝囊气？只冷笑一声：“有胆子的只管上来吧！”

在场众人面面相觑，他们心下也在掂量，江湖上并没有几个浪得虚名之辈，方舞榭绝迹江湖近十年，剑术自然精进，又有谁自问一定胜得过他？即便是胜得过他，在众人面前杀人换取一个进门的机会，实在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

“等等！”刚才急冲冲问话的少年眼看方舞榭要走远，忽然一声大喊——也不见这少年如何动弹，只是长腿一迈就闪到了方舞榭之前，不少人当即惊呼了一声。

方舞榭冷笑：“小子，你刚才说，你还不满十五岁？”

少年点头，唇角一圈绒毛还是淡淡的黄色，显然初出茅庐，还没打过几场硬仗。

方舞榭忍无可忍：“反正不过十五，死了也不算成人，方某今日成全了你这小子！”说罢，右手一抖，折扇哗啦展开，九把泛着蓝光的短剑印成九宫之数，竟然将那少年从头到脚罩了个严严实实。少年背后就是墙壁，根本避无可避，旁观的几个人想要出手相救，已是不及。

只是漫天的剑光忽然消失不见，停云剑客方舞榭已经缓缓倒在地上，九把剑从半空中落了下来——他的胸口，赫然印着一个脚印，少年依旧好端端地站在那里，脸上犹自是淳朴羞涩的神情，他双足不丁不八地随意一站，连靴子上的灰尘也没有落下来。

——好快的腿法，好狠的腿法，哪里像是一个十四岁少年施展出来的？

少年匆匆跑到一个头戴斗笠的黑衣男子身边：“爹，爹，我赢了。”

男子一言不发，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一样。

圆脸少女微微一笑：“既然令公子杀了姓方的，这位先生，请进吧。”

黑衣男子略一迟疑，迈步走入——众人这才看见，他的黑袍之下，竟

然是一只木脚。

“等等！”人群里，一个老者忽然喝道：“阁下莫非是昆仑山的凌先生？”

黑衣人背影一顿，未曾转身。

老者却又喃喃自语：“不可能……这世上又有什么人能砍下凌寒初的腿？”

“哼，”黑衣人冷笑，“你既然看出来我儿子的路数，又何必惺惺作态？”

这下，才真是惊天动地的消息。

昆仑山凌寒初三十年前自创奔日腿法，二十年前就已经无敌于江湖，早已是传说中的人物，寻常人就算想见他一面也是求之不得，何况和他过手？更遑论斩下他的腿了。

小姑娘却叹了口气：“凌前辈果然孤傲，明知喝破身份进不了沽义山庄，还是一口应了下来。唉，不过就算是小女子也想知道，究竟什么人能胜得过凌前辈？”

凌寒初沉默半晌，还是答道：“老夫的腿，是我自己砍下来的。”

小姑娘大吃一惊：“什么？”

凌寒初低头：“我和别人比试腿法，有言在先，若是输了，就自断一腿——”

这话就更加骇人听闻了，凌寒初虽然名震天下，但是江湖之大，总有几个世外高人胜得过他，但是若说在腿法上被人盖过，实在没有人可以相信。

少年急道：“爹，都是你，那个人明明也受伤了，你偏偏放过他！”

凌寒初怒斥：“不得胡说，他武功人品，老夫心服口服，他若不是怕我难堪，最后也不必受我那一腿，只是凌寒初言重如山，岂是可以自欺欺人的？”

众人暗自钦佩不已，江湖比武赌命也是常事，但是能让旁人输了一条腿还不吐怨言，实在难得。

小姑娘悠悠叹了口气：“只是不知道那是何方神圣，我倒想见上一见。”

远远的，一个人纵声朗笑，缓缓踱步而来：“小妹妹，那个人么，长得是风流倜傥，衣着素来很有品味，连芝麻大的小官也不是，今年二十

七岁，尚未婚配，更不用说纳妾了。”说着，他已经缓缓走到小姑娘面前，嬉皮笑脸道：“如今不早不晚，沈姑娘起床了，我也起床了，我保证她一见我心情就大好。”说罢，自顾自向前走去。

小姑娘急道：“不许再往前走，擅入者死——”

那年轻人已回头对凌寒初笑道：“凌兄，久违了。”

凌寒初又好气，又好笑，伸手将斗笠摘下，露出一张冰冷肃穆的面庞，嘴角浮出一丝微笑：“苏旷，你就不能正经一次么？”

苏旷看了看地上方舞榭的尸体，眉梢一扬，忽然一脚踢开大门，喝道：“沈姑娘，你七七八八不嫌麻烦？出来，出来——”

大门轰然中开，一个白衣女子手握一束海棠枝，面如寒霜：“大胆！”

苏旷耸耸肩：“姑娘，做人要讲信用，你家牌坊上写着擅入者死，又没写开门者死，我老老实实站在这儿，又没打算不请自入，姑娘何必那么不开心？”

说着，他走过去，拍了拍那个圆脸小姑娘的脸蛋：“不过说真的，小妹妹，你天天逼人杀人，不觉得累么？”

圆脸小女孩甜甜一笑：“杀人那么无趣恶心的事情，我当然不会做，不过看着别人杀人，就意思多了。”

苏旷淡淡道：“方舞榭做错了什么事情？非杀他不可？”后面半句，竟然有了森森之意。

凌寒初一惊，低声提醒道：“苏旷，你见沈南枝，是要打架的么？”

苏旷微笑：“本来是有点，有点……那个别的事，不过现在我改主意了。”

小姑娘瞪着他，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眼：“你的左手断了？”

苏旷哀叹：“往事不堪回首。”

小姑娘一字字道：“你既然来沽义山庄，自然就是求我家姑娘替你装一只假手了？”

苏旷眼珠一转：“八九不离十吧。”

小姑娘立即跳了起来，一手指着鼻子骂：“你懂不懂你是来求人的？你懂不懂求人有求人的规矩？哪儿轮得着你先踢我们家门后骂我们

家人？你算哪根葱？”

苏旷歪着头，笑嘻嘻地，一字字道：“我再问一遍，方舞榭做错了什么事情？非杀他不可？”

门后的白衣女子一声叹息：“方舞榭上黄山比武之时，是败在黄山剑派掌门丹松子手下，后来把酒言欢之时又施以暗算，为防报复，将丹松子一门上下屠戮一尽，这也罢了，他为灭口，连黄山峰上药农猎户也一并除去，我说他面容猥琐，就是这个缘故，不知苏先生满意不满意呢？”

苏旷沉吟：“证据呢？”

小姑娘怒道：“你他妈捕快啊？”

苏旷点点头：“说来巧了，蒙家师提携，我还真挂了个捕快的名分，这几年虽然没干什么活，不过每月领了一两二钱银子，今天正好重操旧业。”

“家师……苏旷？”圆脸的小姑娘忽然大呼：“你就是三年前远赴塞北平叛的苏旷？天下第一名捕铁敖铁先生的弟子？”

苏旷抱抱拳，声音忍不住大了三分：“想不到八闽之地，也知道苏某的名号。”他嘴角挂起一丝偷笑，难怪人人都说成名要趁早，被人一口报出来历，实在是件小人得志的事情。

那白衣女子眉毛微微一扬：“久闻天下第一名捕铁敖的大名，不想他的高徒如此油嘴滑舌——却不知苏公子远道而来，是专为查案呢，还是惹是非呢？”

苏旷嘿嘿一笑：“不敢不敢，苏某如今只是个挂职赋闲、云游四海的游民而已，多管闲事那是天性使然，无论如何，沈姑娘若有证据，还请示下。”

白衣女子冷冷道：“有没有证据，我不必向苏公子解释，请回吧。”

苏旷哼了一声：“我自和你家小姐说话，似雪姑娘，你话太多了。”说着又笑嘻嘻地看着圆脸小姑娘：“沈姑娘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圆脸小姑娘用力瞪着眼睛，半天才对着苏旷点了点头：“好眼力。”说罢立即对着一众云里雾里的江湖客喊道：“今天没有名额了，都走都走，

明儿请早！”

苏旷和凌寒初相对大笑——天下最神秘的沈家二小姐³，居然是个胖乎乎圆滚滚的可爱小女孩儿，天天坐在大门口迎来送往，实在也是一大奇闻。

沈南枝用力踢了一脚门槛，瞪了眼苏旷：“你还真有那么点意思……好，好极了，好久没见你这么有趣的客人了，请。”

苏旷连忙对凌寒初点头：“凌兄请。”

“苏兄请。”

“不敢不敢，凌兄在此哪有小弟放肆的去处？还是凌兄先请。”

沈南枝看着他们一唱一和旁若无人地走进沽义山庄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脸蛋上的酒窝深深凹陷下去，分外可爱诱人。

沈南枝蹲在一张宽宽大大的太师椅上，忍不住骂道：“笑笑笑，你笑够了没有？有什么可笑？”

苏旷笑得前仰后合：“据说，傲来国花果山上有一块大石头，哈哈哈哈。”

沈南枝皱眉：“嗯？”

苏旷继续笑：“有一天，石头忽然裂开，蹦出一个石猴，蹲在山顶上——”

沈南枝叫：“你骂我是猴子？”

苏旷继续笑：“不敢不敢，哪有这么胖乎乎的猴子。”

奉茶的似雪也忍不住掩口葫芦。

苏旷挤挤眼：“不过，沈姑娘，按照江湖传闻，你好像成名也许久了，怎么……”

沈南枝没好气：“老娘长得青春可爱，不行啊？”

“行，当然行……”苏旷眉开眼笑，“方舞榭的事情，算我误会沈姑娘了，没想到姑娘还真有几分古道热肠。”

“什么叫算你误会？”沈南枝用力一拍桌子，“你到底要不要我帮你装左手？我可告诉你，就你那只破手，天下除了姑奶奶我，可没人伺候得了。”

苏旷喝了口茶：“好茶……只是，沈姑娘，我什么时候说要你帮我换手了？我是想请姑娘替凌兄做一只义足。”他放下茶盏，深深一躬，“苏某感激不尽。”

凌寒初一愣，看了看苏旷。

沈南枝摆足架子：“我的规矩你该知道，要我出手，自然要有东西来换。”

“早有耳闻。”苏旷从包袱里取出一方烫金礼盒，“京城五福斋全套点心，沈姑娘笑纳。”

沈南枝一笑：“点……点心？你拿点心换我的手艺？你知不知道别人送的是什么？”

苏旷不以为然：“昔年杨玉环倾城倾国，唐皇也不过是千里送荔枝罢了，我五天六夜不眠不休送来姑娘最喜欢的东西，大概也抵得过了吧？”

沈南枝皱皱眉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五福斋的点心？”

苏旷抬头看天：“身为天下第一名捕的得意弟子，职业素养总是有的。”

“有意思……有意思……”沈南枝缓缓笑了起来，本来就是胖乎乎的脸庞，一笑起来，眼睛更是眯成一条缝，她从袖子里抽出一份拜贴，慢慢推到苏旷面前，“你们果然有意思。”

苏旷一惊，回头道：“凌兄，你——”

拜贴上写着龙飞凤舞的一行大字：昆仑山镇山之宝千年灵芝一本，求取苏旷左手一只。

那少年急忙叫：“爹，你怎么？”

凌寒初连忙低头品了口茶，淡淡道：“我只是觉得你这样的年轻人，太过可惜了而已。”

两个人千里迢迢赶到武夷山，居然都是为了昔日的对手而已。

沈南枝用力一拍桌子：“好，好礼物，你们两个的礼物我一并收了，破例一次，倒也值得！”

苏旷站起身，恭恭敬敬道：“多谢沈姑娘。”

沈南枝跳下椅子：“废话少说，你们跟我来。”

一旦将那些瓶瓶罐罐、钩钩铲铲摆上台面，沈南枝立即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肉嘟嘟的脸蛋都忽然焕发出不可一世的神采，苏旷甚至忍不住屏住呼吸，生怕打扰了沈南枝的检查和思索。

“凌先生的义足大致没有问题，虽然不可能回复如初，但我保证奔日腿不受什么影响就是。但是苏旷，你要明白，手和脚大大不同，单凭肌肉的控制，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复五指的灵活与力度，就算是大罗金仙，也不可能真的做一只手还你。”沈南枝反反复复看着苏旷的断腕，郑重道，“你可以试试在左腕上安一只钩子或者一个机关什么的，行走江湖，也方便得多。”

“切。”苏旷撇撇嘴，“钩子？万一方便的时候勾到了怎么办？再说我还没娶媳妇，弄得凶神恶煞一般，谁家姑娘愿意嫁我？”

沈南枝无语了：“好，好，那你的意思，宁可装一只没用的手做摆设？”

苏旷笑了：“沈姑娘你不必那么费心，马马虎虎装只手充门面就好，只要旁人提起我时，不总是说‘那个断了手的男人’，苏某就谢天谢地了。”

沈南枝从没见过要求如此之低的客人，她无可奈何点头：“好吧，一个月。”

“一个月？”苏旷起身，“一个月后，我再来山庄拜会。”

沈南枝急道：“等等，你怎么能走？这一个月里要反复调试才能配合你的手腕——你以为我做的是手套？”

苏旷勉强笑了笑，拍了拍她的面颊：“我信得过你。”说着又低声道：“不过我怎么也不信你有二十多岁……丫头，你一定撒谎了。”

“苏旷！站住！”沈南枝眼看苏旷大踏步离开山庄，怎么喊也停不下来，只气得连连顿足，“你，你把我沽义山庄当成什么地方？”

凌寒初却在一旁皱眉道：“奇怪，苏旷走得这么急，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成？”

沈南枝一手托着下巴，一手轻轻把玩着一把铁钳，眨了眨眼睛，若有所思……